



娃妈“七月”： 别提钱，我爱的是娃娃

文 / 本报记者 钟兰 摄 / 吴煌

有人告诉我，娃圈（玩娃娃的群体）看起来大，其实分得很细：有专门玩的一批人，有品牌代理商，有专门做娃娃衣服的人，还有专门召集娃爹娃妈聚会的。玩BJD的人仿佛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平时关注得最多、聊得最多的，也是关于娃娃的事情。她们称自己是城市里的“边缘人群”，沉浸在娃娃的世界里，不能自拔。

都说玩娃娃很奢侈，但玩家却不愿意谈钱这回事。即使满世界打“飞的”，花钱无数，只为了淘到一件限量版的华贵美衣，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只要能给娃娃打扮漂亮，钱真的是无所谓。时间也是如此，陪娃娃聊天，和别的玩家交流心得，也是玩家们很看重的。

在杭州一所高校读大三的女孩“七月”，就是玩家的一个缩影。由于时常去杭州一家专营娃娃的工作室聊天，这家店的店主在得知我的采访意图之后，立马想到了她。

被咖啡色包裹的女孩

“七月”说，在“接”自己的BJD娃娃之前，她足足考虑了一年之久。她得考虑好这个问题，因为，她是凭真心去爱娃娃的，不是追潮流，不是贪虚荣。

约她在“深紫娃娃工作室”见面，干净的一张素脸，清爽的马尾辫，高高的个子。也许是因为是艺术系学生的缘故，举手投足间多了一点点文气的味道。

咖啡色毛衣、深咖啡色的麂皮裙、浓黑色的高筒皮靴，沙发上还摆着她的呢子大衣，黑色，再远处，她的包安静地躺在那里，皮质很好，同样也是黑色。

这个用深色包裹起来的女孩子，话不多，问一句答一句的。答的时候很少抬头，只是用平常人少有的耐心，细细

地梳理着娃娃的头发，整理衣服的花边。

我们的对话，就在这种淡淡的调调中进行。只是，她说得很慢，时常还会等我记下来以后再说下一句。她很认真地纠正我语言中的一些名词，似乎很在意用词的专不专业。

Kirill 是她最好的玩伴

“七月”说，喜欢BJD娃娃不是一年两年了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她就被一张韩国DOD公司生产的对娃“TOO”的照片深深吸引了。当时不过只是吸引而已，并没有想到要接一个。

直到去年，犹豫了很久的她，才从DOD的官网上接了男孩子kirill，接回来的时候带了“官妆”（出厂时设计好的妆容），可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。她开始在网上找人给娃娃化妆，买衣服，买戒指，买鞋子。

“七月”的生活很是充实，放学回家，吃完饭，摆弄好娃娃的衣服鞋帽，就已经到了要休息的时间。她给娃娃擦好身子，把它摆到枕头边上，拍着它和它讲话。人和玩偶安慰着相拥入眠。

爱心比钱重要

“七月，你玩这些花了多少钱？”忍不住好奇地问她。

一直都淡淡地说着话的她，此刻忽然涨红了脸，一连串蹦出了很多很多的汉字，把一旁的摄影师都吓了一跳。“不要和我谈钱，我是真心爱娃娃的。你们不要老是把玩娃娃想得和烧钱一样，其实很多人都是省吃俭用攒了好久的，舍不得买包舍不得买衣服，也要孩子穿得漂亮。希望你们要尊重我们的意见。”

说完这段话，她歇下来松了口气。

忽然觉得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子，其实也有着很执拗的坚持。

“那‘七月’你接了几个孩子？”

“两个，已经忙得够呛，要是和照片上一样有这么多，肯定是不现实的，别说上学了，光照顾他们都没时间。”

【题外】

给“七月”拍照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太仓促，“七月”自己的娃娃没办法带到拍摄的地点。深紫工作室于是摆了好几个娃娃给她做背景。虽然样貌发型都差不了多少，七月还是不开心。“你们写的时候千万别说这些娃都是我的啊，圈子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会被大家笑的。”“七月”紧张地叮嘱我们。